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mplex, abstract composition. It features a dark, textured base,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landscape or a close-up of a natural surface.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large, organic, white shapes that resemble stylized clouds or perhaps the outlines of animals like cows or sheep. These shapes are filled with a pattern of small, white dots. To the right of these large shapes, there is a vertical band of smaller, white, circular outlines, also arranged in a grid-like pattern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greens, browns, and oranges, with the white shapes and patterns providing a strong contrast.

# 夏綠茵的話

李寧 著

水牛文庫

195

夏綠茵的話

李 寧 著

水牛出版社

# THE VOICE OF MISS HSIA LU-YIN

BY LEE NING ERL

COPYRIGHT © 1975

BUFFALO BOOK CO. LTD.

TAIWAN

R. O. C.

## 夏綠茵的話

水牛文庫 195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著者   | 李              | 寧   |
| 出版者  | 水牛出版社          |     |
|      |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|     |
|      | 郵政劃撥帳戶第13932號  |     |
| 登記證  | 內版臺業字第0628號    |     |
| 發行人  | 彭誠晃            |     |
|      | 臺北市連雲街26巷21弄2號 |     |
| 每冊特價 | 新臺幣            | 35元 |
| 初版   | 中華民國64年9月20日   |     |

---

◀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▶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寫給自己.....   | 一  |
| 謎.....      | 一一 |
| 這一天.....    | 二三 |
| 黑夜裡的星光..... | 三五 |
| 這種郊遊.....   | 四五 |
| 影像.....     | 五七 |
| 聖誕樹.....    | 六七 |
| 無題.....     | 七七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再見，一九七三····· | 八七  |
| 日記·····      | 九七  |
| 閒愁·····      | 一〇七 |
| 杜鵑·····      | 一一七 |
| 古董與花瓶·····   | 一二九 |
| 髮·····       | 一三九 |
| 寄·····       | 一四七 |
| 記得當時年少·····  | 一五五 |
| 大樹·····      | 一六三 |
| 人何以堪·····    | 一七三 |
| 打鳥的人·····    | 一八五 |
| 祇是情緒·····    | 一九五 |

## 寫給自己

真不懂你爲什麼老是喜歡這樣陰沈著臉，像一朵愛哭泣的雲，飄過一座座的山頭，駐足在別人的心裡。

其實，你可以快樂起來的，你還這樣年輕，年輕是最美妙的花季，屬於你的花季，不該這麼早枯萎，不是麼？可是，你總是愛去彈那些憂鬱的調子，自譜著落花飄零的閒愁，怪不得爸爸說你傻，同學笑你痴，看看鏡子裡的你——多麼稚氣而又早熟的一張臉！

下個月的今天，就是你的生日了，爸爸說女兒大了真麻煩，心都不在家裡了。祇爲了這句話，你就傷心了半天，看來爸爸今年是無心給你過什麼生日了。爸爸最近脾氣好壞，一早起來，就喜歡扳著臉對你說教，你聽著煩了，就轉過頭，望著窗外那棵大榕樹，榕樹已經很老了，長長

的鬚，飛揚在半空中，仲夏的午後，南風總把枝極吹得簌簌作響，原來人跟樹是一樣的，年歲會長，聲音也愈多。

可是，有聲音總是好的，有聲音總比沒有聲音好。那一年，爸爸突然病了，整個冬天都躺在床上，你走過爸爸的房間，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，那年你還小，好幾次，你真以為爸爸已經死在裡邊了。所以，你雖然愛靜，但却憎恨那種死一般的沉寂，可是，你這兩年的大學生活，除了用「死一般的沈寂」去形容，還有什麼更切合的字眼呢？

先是聯考前病了一場，把原有的鵬志和雄心都消磨光了，緊接而來的是放榜後的沮喪和灰心，雖然，你也知道比賽最重要的是參加，而不是勝利，正如同人生最重要的是奮鬥，而不是成功，可是，當你看到以前一塊寫過詩，做過夢的那些同學，都抱著無限的憧憬和希望，奔赴另一個新的里程時，你想想自己那些支離破碎的夢和幻想，遂惆悵不能自己，久久難以釋懷了。

雖然，大家都說上月亮班也是一樣的，而且有更充裕的時間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你知道，是不一樣的，而且，你償付給那些時間的，祇是一連串的空白，而更令你傷心的，你甚至已經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究竟是什麼了。

還記得以前那心高氣傲，躊躇滿懷的日子嗎？你總比別人多出那麼許多幻想和希望，那時候你多麼自負，你對自己說：我要摘到那顆星，祇要我想，我便做到。時間去的愈長久，那顆星也離得你愈遙遠，在換不來的經驗裡，你漸漸發現，有些東西，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，而得到的，又未若想像中的晶瑩和美好。唉！想要的都是好的嗎？為什麼你總是去追尋那些得不到的？難道，已經在握的，就不足珍惜嗎？人真是矛盾的動物，讓時間和幸福從手邊溜走，而後又從回憶中，攝取懷念和追悔，而很多東西，就又在那一刻失落了。

是誰說的：一生全在錯誤追悔中。你真怕有一天，驀然回首，發現自己已是在下坡的途上，顛峯已經成為歷史，而你走過時，却真的是渾然不覺。

所以，面對著逝去的一大片流光，面對著你生命史上一頁頁的空白，面對著你這虛無飄渺的生活態度，面對著你那散漫紊亂的思想，你怎麼能不焦急？

大一那年，去旁聽了桑的幾堂課，連著兩個小時，眼眶都是濕的，你從不曾那樣感動過，你坐在最後一排，靠窗的角落裡，望著黑夜裡的星空，彷彿真的望見古老的城堞，廬山的烟雲，你側耳細聽，沙漠裡駝鈴悠悠，它響自何方呢？你真愛江南的桃紅柳綠，草長鶯飛，你也愛漠北的



還隻一片，驕騎如蟻，余光中說他以中國的名字爲榮。有一天，中國亦將以他的名字爲榮時，該是氣蓋長虹的，你那時候聽桑的演講，不也覺得他一樣是豪情萬千的嗎？

那陣子，你真的把聯考的失意和痛苦，都收藏起來了，想打起精神，認真的看一點書，尤其是那些存在跟禪。你撲滿裡的那些錢都倒光了，書架裡却莊嚴美好起來，爸爸有時經過你的書房，投來驚異和好笑的眼光，翻翻你那些「了不得」的書時，你是驕傲的；曾幾何時，你已經長大了，不是愛聽白雪公主的小女孩了，你不再流著兩條鼻涕，傻著臉問媽媽兔寶寶的眼睛怎麼是紅的了？你也不會天天晚上守在窗口，等著小飛俠接你去遊世界，你那些格林童話、阿里巴巴四十大盜，一千零一夜，都已經拿去送給隔壁的小豆子，對門的乖乖和咪咪了，你已經是個大女孩了，當然不看那些囡囡書了。所以，你總是很辛苦的咀嚼「黑死病」、「無心說」、「查拉圖士特拉如是說」，你原本就糊裡糊塗的，後來，好像就愈發的糊塗起來。

有一天，你照照鏡子，奇怪兩頰怎麼陷下了一半，朋友到家裡來，總要盯著你問：「有什麼病嗎？去檢查檢查，你就是這點不好，胡思亂想，心事太多，出去走走，散散心吧！看你陰陽怪氣的，好像從北極來。」

你那时候真是冷冷傲傲的，很多人都怕你，話都不敢跟你講，你也頗爲孤芳自賞，天天抱著那些「了不得」的書，不理身邊那些吱吱喳喳的人，你覺得他們膚淺，俗不可耐，祇有自己是高尚的，不隨俗的。

其實，你一直都在騙自己，你總是活在夢的國度裡，沒有信仰，毫無憑依，你害怕狂濤巨浪，不敢獨自摸索前進；你不懂世事人情，不知如何與人相處，你真希望有個人扶你一把，引你渡過枯澀的青春，到達幸福的彼岸；但你總是徘徊在現實和理想之間，你既留戀象牙塔裡的單純無知，又憧憬與人同樂携手並進的充實，你總是那樣猶疑的躑躅在自己編織的矛盾裡，整日躊躇不已。

有時候，真不喜歡你這樣軟弱，更不喜歡你硬給自己披上驕傲的外衣，祇有你自己知道，你的武裝祇是一種保護，你像一隻紋了花的瓷瓶，經不起輕輕的一擊。爸爸說你意志薄弱，媽媽也嫌你老是心浮氣躁的，連支掃把都拿不穩，幾個妹妹也背著你說：姊姊脾氣好壞，一點都不愛我們。

你永遠是這樣麼？容易犯錯，又容易後悔，已經這麼大了，還動不動就淌了一臉的淚，有時

候，淚還沒有乾，就爲著另一件事高興的笑了。知道你爲什麼老愛愁著臉了，你太孩子氣，小不如意，就難過半天，又愛挑剔，總覺得事事都不順心。什麼時候你才能懂得：不單要學習接受，也要學習付出？不祇要學習被愛，也要學習愛人？

記不得是那一天了，你又被那些「空無」、「存有」、「超越」、攪得氣急敗壞，你痛苦的發現，哲學並沒有真正教給你什麼，反而把你舊有的一些東西，也剝奪破壞了，也許是你太鈍了，所以才被摒棄在哲學的門外，懂不了太多智者的聲音。有人盼望來生多些悟性，少些靈性，可是，真正悟了又怎麼樣呢？檀烟嫋嫋，梵音嫋嫋，青燈一盞，木魚爲伴，情愛被棄在一簾袈裟之外，這難道是你想追求的？也許你真的是太年輕了，眼前展現著遠景和未知，你如何能從心底驅除那份塵世的誘惑？讓鬢角飛霜的歲月，再去古寺參禪吧！你祇能這樣對自己說。

然後，你就把那些書都鎖到那隻大箱子裡了，你坐在箱子上面，告訴自己，要做你自己的主，你不再被那些形而上所役了。你才大一，屬於你的世界，不該祇是這樣，睜開雙眼，看看身邊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，嚐一嚐人生的新鮮，想一想你要的吧！

於是，你也跟著人家去郊遊了，暮春時候的雨季，杜鵑正在展現最終的笑靨，梔子花香得好

濃厚，大王椰正向清風賣弄著新增的年輪，夕陽描出你年輕的身影，大夥的歡聲，響徹了滿山藍谷；那個被稱譽爲白勞士的大高個，舉著一瓶五加皮，無限柔情的唱起來：「有些人一生都沒有機會碰頭，你的名字，將使我終生感念……」

但是，你也沒有真正追尋到什麼，每次，你一個人站在窗口沉思，人家就會告訴你，應該尋求隨和的人生，跟隨著有陽光有人群的日子。你又去了一次夏令營，雖然沒有接受宗教的信仰，但却看到謙虛的偉大和可愛，而且，你突然發現，你總是讓沉默鎖住你深沉的愛，也許，你並非不懂得付出，祇是不知該怎樣去表達，上帝知道語言不能完整的傳遞人類的情感，所以，才有眼淚和微笑，假如你每天也能多笑幾次，爸爸也不會老對著你皺眉了。

大二這年，過得空空盪盪，書沒有念好，課也沒好好上，更令你生氣的，也沒有玩過什麼地方。人家都出去找事做，有時你也想去試一試，但又偏偏生了一副這麼壞的脾氣，而且，你真的是笨透了，算盤撥不動，打字也不行，嫌這個太辛苦，嫌那個太委屈，爸爸說：「算了吧！像你這個性，除了家肯收留你，還有那裡容得下你？」你有時也不服氣，總要頂上幾句，媽媽就嫌你沒教養，你生了氣，房門一帶，覺得家裡一點溫暖也沒有，哭得煩了，最後連淚都沒有了。

當然，你也會有一些朋友的，可是，你總覺得他們是另一星球上的人，不屬於你的同類，找不到同類怎麼辦呢？日子祇有愈來愈孤寂了。有時，你真受不了每天午後時鐘的嘀嗒聲，於是，從樓上走到樓下，從涼臺的這端踱到那端，「無所適從」是你天天在嚐的感覺。每天，你至少都要問一百遍自己：「難道人生就是這樣嗎？」當然不會是這樣的了，可是，不這樣又能怎樣呢？爸爸總是限制你這個，限制你那個，媽媽也說這樣不行，那樣不成；你要去旅行，沒有人贊同你，你想換個環境，沒有人支持你。每次，你提出抗議，爸跟媽就並肩跟你作戰，失敗的次數太多了，就把原有的一點信念和決心都摧殘殆盡了。

假如人家問你這兩年都做了些什麼，你若據實以告，祇有兩個字——睡覺。床鋪是你最親近的朋友，它日夜與你相伴，你在上面做過夢，寫過詩，畫過畫，生過病，看過書，假如沒有它，老實說，你真不知要何以自處。

哦！你好久沒有這樣認真的去探討自己了，因為，你知道，對自我的透視，是一種艱難而痛苦的事；而且，這一陣子，你總是糊裡糊塗的，碰上暑假，人愈發的懶散了，有時同學打電話來，爸跟媽就豎起耳朵聽；有你的信，也要對著地址盤問半天，你覺得他們真囉嗦，總是一步一

步的跟著你，你有時出去玩，回來得晚一點，他們就認為是天大了不得了的事，總要說幾句女孩子往外跑幹什麼？女孩就要有女孩的樣，你氣得哭了，心裡想：總有一天，你會被這個家活活悶死的。

但你還是好好的活下來了，二十年，不算短也不算長，沒有災難，沒有病痛，你無須害怕風雨，不必擔心孤寂——一個完整的家，一所屬於你的學校，一些關心你的朋友。假如這還不夠，你究竟還奢求什麼呢？許多人沒有嚐過家的溫馨，許多人一生活在聾啞的世界裡，許多人爲了生活終日奔波，許多人始終跟病魔做垂死的掙扎……究竟你爲什麼這樣不快樂，是感嘆人情的虛假，世事的空幻麼？你自己又何曾推心置腹的待人？是哀傷良辰之不再，美景之難常嗎？即使青春長在，容顏永駐，那人生又有何值得回味之處？到底你惆悵些什麼？即使去到高山長水之間，你也未能真正的開懷，你真是個杞人憂天的傻子，你連自己短短數十寒暑的生命都把握不住，你怎麼還有資格去生「夕陽無限好，祇是近黃昏」的感嘆？

真的不要再這樣傻了，你看，去夏栽的那棵蕃石榴，今年已經枝葉扶疏了，怎麼能不慚愧？這一年裡，長大的是樹而不是你，連陽臺上的貓咪，今年都不再滾著線球兒玩了，爲什麼祇有你

老是長不大？

好了，現在收拾起那些憂鬱的情緒，到荷花池去許個願，告訴你自己，要做個堅強的舵手，領導自己走向榮譽的最前方，你不是花架上的女蘿，你要像向日葵一樣，努力挺直你的脊樑，永遠向著金黃的陽光；你要像田野裡耕作的農夫，找尋屬於你的土地，定下心來好好的耕耘，不再勞神苦思的追尋下一個依然飄渺的起站，你將不再老是對自己說：「我是一顆投錯了胎的種子，在光滑滑的青石上，紮不下根，結不出果。」因為你知道，除了你自己把種子播下，除了你自己流汗流血，沒有人能夠替代你的工作。而你，總要有一些工作的，不是嗎？

## 謎

我們都不相信你會自殺，一直到你真的死了。

那天，陳一早跑來敲我家的門，說已經找到你了，就在河邊，屍體被撈上來，發出陣陣的腐臭。

你失蹤了那麼多天，我們都以爲你出去旅行了，而且，還正在盤算著你的歸期，不知你這次回來，給我們帶的是蜂糕還是糖薯，你一直喜歡過那種飄泊流浪的生活，總是飄過一個都市，又飄過一個村鎮。現在，你已無須爲著下一個起站而憂慮，也不必擔心今夜的宿處在何地，更不須害怕旅程上的風風雨雨，你已經走完了你人生的路途，到達終站去休息了。

x

x

x



那次初見你時，暑假還沒有過完。

陳喜歡出去寫生，我閒著無聊，常騎車陪她到野外去。那時，路還很原始，有葡萄的叢叢青嫩，有纏繞的微藍花朵。清晨，朝露晶瑩，向晚，霞光燦麗，有一棟白色的洋房，總是若浮若現的隱藏在山林中。

那時，我們都很窮，陳總是湊不足錢買顏料，我總是湊不足錢買書，幸好，我們都有無比豐富的幻想，所以，日子過得還不太貧乏。

那棟白色的洋房，總掀起我們許多美麗的遐想和憧憬。有一次，陳說：「那房子好棒，過幾天，我們到那兒畫下它來。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我當然點點頭，不多久，陳就把那棟房子畫下來了，紅的欄杆，綠的草坪，龍吐珠蜿蜒的爬過矮牆，落日隱藏在山後，八月的黃昏，天色璀璨極了。

有了這幅畫，依舊不能滿足我和陳的好奇心，房子總該有個主人的，否則，庭院會荒蕪，花草會枯萎。主人該是一個很有美感的人，否則，這兒的恬適安祥，都將被全盤破壞。那麼，誰是這兒的主人呢？